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四十二回 鍾山玉吐露真名 雲素暉暗傳實信

詞曰：幾歲風塵埋沒，一朝雲路聯登。榮華富貴快人心，神保忠良暗蔭。良善終須業就，奸頑到底家傾。皇天果報甚分明，勸你留神看定。

話說那一張皇榜掛出朝門，那京城之中，乃五方都會，天下之人，凡有些才調，要想在京發達。見了這個機會，人人踴躍，個個歡悅，一傳百，百傳千，不一時，滿城都曉得了。那些應試舉子好不歡喜，都道：「著守正科，要到明年二月方才臨場，早了這幾個月份，豈不為妙。」人人都報名入冊，打點應試。這也不表。

卻驚動了四個人，你道是誰？乃是章江，山玉和雲小姐、趙璧全。原來趙璧全送父上任之後，他卻回京來著姑母雲老夫人，就住在落賢莊雲太師府上。那雲夫人只因素暉小姐不在面前，雲文又逃了，膝下無人，多虧趙相公早晚侍奉他，又把那年路過西湖，在貴綠軒飲酒，遇見鍾山玉題詩的話在夫人、太師面前說了，夫人見女婿尚在，暗暗歡喜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那日太師回莊，將出榜開科的話向趙公子說了，公子大喜，遂央姑夫代他報名入冊，預備考試。正是：個個皆思登丹殿，人人都想跳龍門。

不表趙公子的話。再言那雲小姐，自從女扮男妝離了趙府，在南京中了舉，惟恐露出馬腳，遂離了南京王寡婦店中，一路上往北直而來。主僕四人看花玩月、怡情山水，遇好頑的所在，便多住幾日。那日到了京都，思想回家探母，又恐太師未回，被雲文知覺消息，又勾引太平莊刁虎前來拿人，反為不美，那時問大盜是誰，搶劫皇親命婦該當何罪，豈不倒搭住了自己？他所以一到京中，不敢出頭，只在城內尋了一個小小尼庵住下，淨候會試，才好出頭。

那日是八月初二日，小姐心中思想快過中秋節了，拿幾兩散碎銀子，叫老蒼頭進城買些物件等物。那蒼頭拿了銀子，戴上草帽，妝做鄉農的樣子，來到城中，買了些東西奇在店中，信步走來皇城邊頑頑。只見午門外掛了一張黃綾子的大榜，榜上寫滿了字，只見多少人都來看榜。有幾個書呆子看了歡喜：「好了，我們早些招考了！」那蒼頭聽了，又不識字，又不知是何緣故。正要尋人問問，忽聽一聲吆喝，來了一個官兒，前面只有兩對棍，後面幾騎馬，馬上坐著一位老年官兒，紫袍金帶，甚是威風。蒼頭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恰恰是雲大師朝散回莊。這蒼頭見了太師，好不歡喜，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太師爺回來，我們就同小姐明知公道的回去也不怕了。」正是：滿空雲雨皆消散，一旦雲開復見天。

話說老蒼頭見太師去了，心中好不快活，轉身問了一個年老的人道：「老爺，這皇榜上寫的甚麼？求老爺指教指教。」那人見他問得慇懃，遂將黃榜上的言辭，細細念了一遍與蒼頭聽了。那蒼頭聽得本年八月恩科的話，益發歡喜，道：「真真是雙才雙喜了！太師又回來了，公子又得早跳龍門，真真可喜可喜！」遂撤回頭，到店裡拿了東西，便去報喜。

急急忙忙出了城，低著頭向前亂跑。這叫做無巧不成詞，那蒼頭只顧低著頭往前亂跑，不曾照應人，一頭撞著一位行路的公子，他兩個人一齊跌倒，摔了一跤，把那個來人恰恰碰在陽溝裡，跌得渾身滋泥，臭味難聞。那人大怒，爬起身來，一把揪住蒼頭，罵道：「你是那家的瞎眼奴才，將我撞倒？」抓住要打。這蒼頭唬得戰戰兢兢的道：「相公，恕小人年老生錯！」那人道：「你是誰家的？我只扯你去見你的主人，賠我衣裳便了。」蒼頭聽得聲音嘶嘶，好像會過的，只是想不起來，便道：「小人是雲--」就不說了。那人問道：「是那個雲？」蒼頭道：「是南邊來應試的，不是甚麼雲。」那人道：「是那一府的？」蒼頭又不好說出真情，便向那人道：「相公不必盤問，此間離小人寓處不多遠了，請相公到那裡換了衣裳，待小人代相公洗洗便了。」那人一想，只得同蒼頭回轉尼庵。

將以上的對小姐說了一遍，小姐大喜。蒼頭又將撞跌了人的話說了，小姐罵道：「為何大膽得罪了人！快拿兩件新衣服出去，與他換了衣裳，請那位相公前來相會。」蒼頭領命，拿了衣服出去與那人換了，就請至書房中來。雲小姐見了，忙忙迎將出去。兩人見面，彼此留神一認，小姐道：「呀，仁兄莫非姓章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仁兄因何認得小弟？」小姐道：「去年鹿鳴宴上第二名便是小弟，年兄倒忘了？」章江道：「原來是雲年兄！失敬，失敬。」小姐道：「方才小價多多得罪。」章江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二人遂重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三巡，那雲小姐便開言問道：「自從在金陵旅舍一別，想年兄自然納福，不知解元金重兄可同兄來否？」章江道：「豈敢。金舍親現在敝寓，尚未及前來奉候。小弟因入城料理考事，不想路過尊管，一番口舌，因難得合，真厚幸也！不知年兄可曾報名入冊否？」雲小姐道：「豈敢，小弟尚未。」章江道：「何不將清供開了，待小弟一同去入冊何如？」雲小姐道：「怎敢勞動？」章江道：「這有何妨。」

雲小姐大喜，隨將清供科分名姓開了個單子，稱了使費，遞與章江道：「多多得罪。」章江道：「豈敢。」當下雲小姐遂留章江在寓，用過早膳，等衣裳乾了，方才起身告別。小姐道：「連日彼此匆匆，俟考後再來奉候。」章江道：「豈敢。」一拱而別。正是：邂逅相逢巧，年誼聚首親。

話說章江別了雲素，隨即入城報名入冊。一切辦完，忙忙到寓，見了山玉。山玉道：「舅兄，事都做了麼？」章江道：「都完了。還有一件奇事，好叫妹丈得知。」山玉道：「有何奇事？」章江道：「便是妹丈平日時常念及的雲年兄，恰恰今日會見，也來會試了，寓在北門外，有一個小庵內，甚是幽僻。」山玉大喜道：「你怎生曉得的？」章江遂將進城撞見他蒼頭的事一一說了，「你道巧也不巧？」山玉道：「真是巧事！你我改一日要去候候他才好。」章江道：「且等考後便了。」正是：久渴逢良友，他鄉遇故知。

不表章江、山玉之話。再言天子於初六日在南書房考取，一切翰林、御史入簾辦考，文翰林亦在其內。不覺光陰荏苒，卻早到了考期。前二日，左賢王入朝，辭了聖上，擺道入貢院。然後是那些入簾的翰林官兒、職事人員，一個個進了貢院，參見左賢王，各歸僚所，三聲大炮，掩了中門。

到五更三點，先是順天府到來，伺候點名。只聽三炮以後，一聲吆喝，開了頭門，那天下的舉子都來，一府一府的應名入場，直到日午方才點完了名，封了門。只聽三聲大炮，有聖旨傳下題目，分給眾人，各去思索。正是：不怕龍門高萬丈，一張紙筆達雲霄。

話休頓絮。一連考完三場，各人回寓，靜候放榜。那一日是龍虎日期，左賢王將取中的三百名進士登了皇榜，傳齊一千護榜官兒，三聲大炮，掛在貢院門口。一聲喧嚷，只見那些看榜的人，猶如波翻浪湧一般。

不表眾人看榜。單言鍾山玉和章江那日正去候雲小姐，才進了寓所，只見外面一片喊聲，進來了無數的人，口中亂叫道：「那一位是山東雲老爺？」雲小姐等吃了一驚。章江道：「這便是雲老爺。」那些人見了，一齊叩頭道：「恭喜老爺高中第五名進士。」雲小姐大喜道：「會元是那一個？」報子道：「第一名會元是個姓金的。」章江聽得一個金字，忙叫那人拿全錄來一看，只見頭一名是金重，第二名是山東趙璧全，第三名便是自己，第四名還是個姓章的，名為章定金，第五名便是雲素。三個人看了，一齊歡喜。雲素賞了報子，山玉、章江也就各人回寓所去了。正是：禹門三尺浪，平地一聲雷。

話言那三百名新進士，一個個都去拜了房師座主，到相府謁相，禮部學禮，然後天子傳旨，命左賢王同雲太師監場，金殿面試。那眾進士一個個的入了午門，見過駕，山呼已畢，各歸座號，天子命題，各人作文交卷。只見天子坐在金鑾殿，和八學士看文，定了名次。也是忠良有後，才子揚名，天子在三百名中選了五名鼎甲，命黃門官唱名。只見黃門官來到金階，高聲大叫道：「奉旨：恩科取中進士跪聽宣名。」那三百名一齊跪下。只聽叫道：「浙江府、杭州府兩府。」一聲喊過，那些別府的人都退後一步。又聽叫道：「金重奉旨取中第一名第一甲狀元及第，謝恩。」話休煩絮，山玉中了第一名狀元，章江中了第二名榜眼，雲素中

了第三名探花，趙璧全中了第四名傳臚，章定金中了第五名經魁。一個個選上金鑾，山呼已畢，天子一看，龍心大喜，向雲太師和左賢王道：「寡人有幸，出了一班少年才子，真真有趣。」二人齊聲贊道：「聖天子洪福，萬壽無疆！」天子親賜御酒三杯、金花兩朵，命太僕寺備執事，遊街三日，賜宴瓊林，他幾人□分快樂。正是：英雄三百輩，隨我步瀛洲。

且言雲太師陪宴瓊林回莊，與夫人說道：「可喜內姪趙璧全中了傳臚。只是那狀元金重美貌非常，恰似我婿鍾山玉的樣子，那第二名榜眼也罷了，第三名探花卻又像我女兒素暉的面貌，你道奇也不奇？難道天下有同模同樣的人不成？」

夫妻正在談心，忽見門公報導：「今有新科三鼎甲和趙相公一路來了。」太師大喜，隨即換了衣冠出來相見。正是：數載親誼悲聚散，一朝骨肉喜團圓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